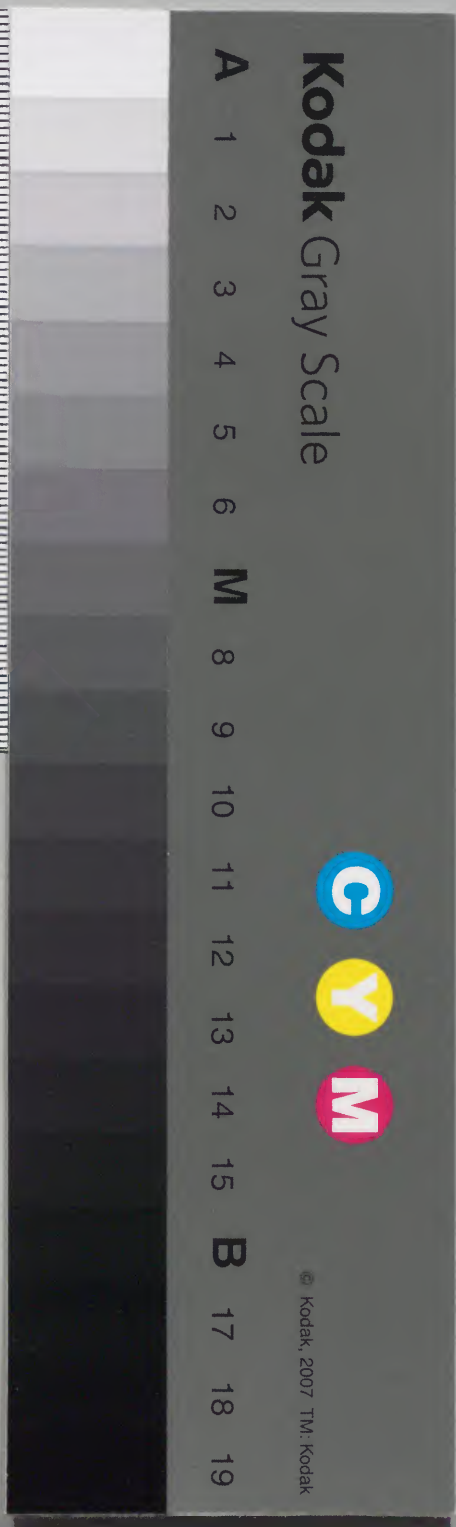


漢書

内閣文庫			
三	二	一	漢
四	三	二	書
架	冊	號	箱

内閣文庫			
三	二	一	漢
四	三	二	書
架	冊	號	箱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 (13)
函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班固前漢書凡百篇總一百二十卷

十二帝紀一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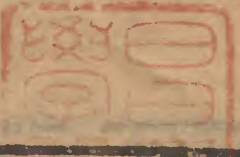
八表一十卷

十志一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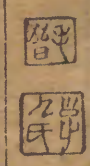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顏師古注



皇明崇禎十有五年歲在橫艾敦牂如月初吉琴川毛氏開

索隱曰橫艾壬也爾雅作玄默今從史記歷書



前漢書目錄

帝紀一十二卷

年表八卷

本志一十卷

列傳七十卷

帝紀

第一卷

高祖上

高祖下

第二卷

惠帝

第三卷

顏師古注

高后

第四卷

文帝

第五卷

景帝

第六卷

武帝

第七卷

昭帝

第八卷

宣帝

第九卷

元帝

第十卷

成帝

第十一卷

哀帝

第十二卷

平帝

年表

第一卷

諸侯王表

第二卷

諸侯王表

第三卷

王子侯表上

王子侯表下

第四卷

高皇后孝文功臣表

第五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第六卷

外戚恩澤侯表

第七卷

百官公卿表上

百官公卿表下

第八卷

地理志上

地理志下

第九卷

溝洫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

第一卷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儋

韓王信

第四卷

韓信

彭越

英布

廬綰

吳芮

第五卷

荊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第六卷

楚元王

德向歆

第七卷

季布

欒布

田叔

第八卷

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第九卷

蕭何

曹參

第十卷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子亞夫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緤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王

衡山王

濟北王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第十六卷

萬石君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第十七卷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第十八卷

賈誼

第十九卷

爰盎

鼂錯

第二十卷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特

第二十一卷

賈山

鄒陽

枚乘子臯

路溫舒

第二十二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第二十三卷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臨江閔王榮

魯恭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第二十四卷

李廣 孫陵

蘇建 千武

第二十五卷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其

郭昌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上下

司馬相如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第二十九卷

張湯 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第三十卷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綏 綏弟欽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三十三卷

武五子

戾太子

燕刺王旦

齊懷王閔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髡

第三十四卷上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第三十四卷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第三十五卷

東方朔

第三十六卷

公孫賀 子敬聲

劉屈氂

車千秋

楊敞子燹

陳萬年

王訢

蔡義

鄭弘

第三十七卷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金日磾子安上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辛慶忌

第四十卷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疏廣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第四十二卷

王吉

貢禹

龔勝

龔舍

鮑宣

第四十三卷

前漢目錄
韋賢 子玄成

第四十四卷

魏相

丙吉

第四十五卷

眭弘

夏侯始昌 族子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第四十六卷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第四十七卷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竝

第四十八卷

蕭望之 子育 咸 由

第四十九卷

馮奉世 子野王 遂 立 參

第五十卷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囃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前漢目錄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翟方進

子宣 義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上下

楊雄

第五十八卷

儒林

楊何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第五十九卷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

龔遂

召信臣

第六十卷

酷吏

郅都

甯成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

白圭

烏氏羸

蜀卓氏

宛孔氏

刁閒

宣曲任氏

猗頓

巴寡婦清

程鄭

丙氏

師史

第六十二卷

游俠

朱家 楚田仲

郭解

樓護

劇孟 王孟

萬章

陳遵

原涉

第六十三卷

佞幸

鄧通

韓嫣

石顯

董賢

第六十四卷上下

匈奴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朝鮮

趙談

李延年

淳于長

兩粵 南閩

第六十六卷上下

西域

第六十七卷上下

外戚

第六十八卷

元后

第六十九卷上中下

王莽上

王莽中

王莽下

第七十卷上下

敘傳上

敘傳下

前漢書目錄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沛豐邑中陽

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聘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事有劉豐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

之故知邑

姓劉氏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為劉因以為姓 母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老嫗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

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 不期而會曰遇 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昏暗也 父大公往視則

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

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身與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

遂產高祖高祖為人

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出應劭曰龍高也準類準字也龍顏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鬚子 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寬仁愛人

美須髯

皇時曰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煩權顛字音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師古曰在頤曰須在

頤曰鬚鬚音人占反

邑姜方震自為震

動之字不作娠 色準是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音灼曰職國策云眉曰準須權衡史記秦

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

應劭曰試用補吏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廷中吏無所不狎

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奸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貴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武家之母也賁餘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謂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賁以爲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亦猶射陽音射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

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酷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讀曰篇古通用字喟然大息曰嗟

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爲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

賊斂禮進爲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贖又作贖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贖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語云可以贖博

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賦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政也乃給爲謁曰賀錢

者總稱耳萬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音徒在友實不持一錢謁入呂

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

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音才臥反次下亦同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

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誦師古曰誦曲攝也音勿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

罷牛在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

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

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

季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章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魯齊韓魏王

尊魯元公主為太后常時已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晏曰休語之名言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更

謂之元不得為諡也章說失之休假曰告告又音魯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者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量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

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

家至和帝時子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舉魯二音並

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者同義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食之舖屈原曰舖其精是

也以食食人亦謂之舖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老父相后曰夫人天

下壺殮以舖之是也又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老父相后曰夫人天

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此男故大貴

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或以作假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假也鄉讀曰

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

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

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社治之文類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初省與眾有異

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積以為帳師古曰之社也竹皮筍皮謂筍上所解

之簾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筍皮中古之遺制也章說失之呂古以字釋音託

之師古曰愛珍此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

冠劉氏冠者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類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

也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及比首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

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

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

勝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答答擊也音丑之反 姬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 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而

寤也音 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 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

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馱當之師古曰馱蓋也音一涉又 高祖隱於芒

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邊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

非必本當時稱號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

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 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

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 秋七月陳涉起蕪蘇林曰蕪音機縣名屬沛國 至陳

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沛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 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畧

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少 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

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 君為秦吏今欲背

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故有逃亡者 可得

百人因呂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 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 高祖

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符他皆類此 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

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

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也 沛令其誅令擇可立立

之呂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 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

竝起師古曰擾亂也 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不能完父兄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

者子弟之黨 此大事願吏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就成也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 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

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他皆類此

高祖乃立為沛公

孟康曰楚舊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

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并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而豐鼓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豐而豐鼓呼為豐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豐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豐安在其無旗幟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豐之豈取豐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皆赤師古曰幟幟也音式志及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

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自儋之據師古曰音丁計反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

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沛公攻胡陵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陵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泗川監

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者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

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如淳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本字沛公左

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至方與趙王

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

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至孫假為秦所滅轉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則如文氏之釋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

齒今下魏魏曰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今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

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音子偽反沛公攻豐不能取

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

趙王鄭氏曰歇音渴絕之渴蘇林曰歇音毒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文穎

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前漢一

前漢一

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其東陽人嘉初起於鄆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

俱見景駒請兵呂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

追討也尚書曰夏師古曰夏司馬屠相師古曰屠相縣名至

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

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

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

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

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章

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

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

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昔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

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竝為妄矣

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發帶如說是也沛

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

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

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

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噤欲令敵

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

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

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駒怡師古曰駒音許于父呂臣軍彭城東

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繡繫於項

繡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繡音獲繫音頤

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師古曰夏

師古曰屠相縣名

師古曰蕭縣之西

師古曰下邑縣名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

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律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懷王并呂臣

項羽軍自將之呂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章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

碭郡兵呂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

梁呂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係鉅鹿城

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呂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入關為

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嘗攻襄

城如淳曰唯音唯笑反無復有活而所過無不殘滅且

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倚仗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

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

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攻秦

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

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都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

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章昭曰栗沛郡

縣名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蓋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

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前漢一上

前漢一上

前漢一上

前漢一上

前漢一上

前漢一上

前漢一上

前漢一上

前漢一上

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

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

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

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臣酈食其為里監門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及企也洗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

極下而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沛公曰為廣野君呂其弟商

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

馬師古曰白馬亦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繭大破之楊熊走之

滎陽師古曰二世使使斬之呂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四月南攻

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時趙別將司

馬印師古曰印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

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至陽城收軍

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齧戰雒東師古曰雒縣名也大破之略南陽郡

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師古曰依險阻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

旗幟遲明圍宛城三日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

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

以刀割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蘭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

口回反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呂為降必死故皆

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為足

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其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引其甲

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

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章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不字省耳臣

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

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躡躡之躡如淳曰音持益友師古曰析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

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向友謂略奪也秦民喜遣

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呂為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八

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甲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

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

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

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

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

呂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友以食餒人令其嗜食音則改變為徒濫及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秦將果欲連和沛公

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

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黃山鄭氏曰黃音黃蘇林曰黃音蒨師古曰蘇音是也丘怪反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

人以義取天下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呂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穀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

所以帶璽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

也穀音弗

也穀音弗

也穀音弗

也穀音弗

也穀音弗

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已能寬容且人已服

降殺之不祥乃曰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賦

中休息也一日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

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罰法也李奇曰傷人有山直盜賊有少罪名不

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下取也根音丁禮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

言不遷動也堵音視凡吾所已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已軍

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

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編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

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

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

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湖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

已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

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

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已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也

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人關珍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日也是時羽兵四十萬

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

尹項伯素善張良

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繇

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

俱死

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無所敢取

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諭小非言其盛

籍吏民封府庫待

將軍

師古曰籍謂為簿籍

所召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

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且日不可不早

自來謝項伯還具召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

能入乎

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

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

善之羽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

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首力竹及又力周反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

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

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

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

與臣有隙

師古曰隙謂閒隙言乖離不合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

曰生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

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

師古曰莊項羽從弟

汝入召劍舞因擊沛公殺

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

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

無召為樂請召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召身翼蔽沛公樊

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召酒噲因譙讓羽

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有

項沛公起如廁召樊噲出置車官屬

師古曰置留也獨騎與樊噲斬彊滕

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

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趨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

師古曰安在何在他皆類此

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督謂視責也

脫身去間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謝辭荷自免

故使臣獻璧羽

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

師古曰謂令沛公王賜中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

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呂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

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越以東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越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三分關中立

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邯曰即周時大夫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

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院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父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董翳為

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鄭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

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皋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

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

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荊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

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茶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在青州

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

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

應也音許宜反亦讀曰應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人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廢字義見寶田灌韓傳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

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各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隨室諱忠改為褒內因說漢王

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呂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言令羽

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

師古曰即今

師古曰即今

師古曰即今

師古曰即今

師古曰即今

曰誣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
日齊地之歌誣音一候反
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

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呂計策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故反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

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用之可已有

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

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漢王大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縣名屬武都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

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

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呂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

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眾

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

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

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

王張良為韓司徒羽呂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

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呂故吳

今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越

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音辭峻反遺羽書曰漢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呂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

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翁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

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師古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

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

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淋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

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琳二字並音丑林反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

借也呂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

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呂為成信侯漢王如

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再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無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

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

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呂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管灼曰罷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故秦苑囿園

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

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

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

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

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呂

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呂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

三老與縣令丞尉呂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脩呂十月賜酒肉三

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

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

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

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

鄭氏曰為音人相為之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弑君者其例皆同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呂勇義不呂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

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三軍之眾為之素服呂告之諸侯為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此東伐

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

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

天下則可比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

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

哭三日

師古曰衆哭曰

哀臨三日

臨音力禁反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

發喪兵皆縞素

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友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

南浮江

漢曰下願從諸侯王

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

擊楚之

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

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曰故得劫五諸侯兵

曰雍翟寒殷韓也如淳曰寒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寒翟韓殷魏也燕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

昌降二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東伐

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卽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地

楚到外黃彭越將二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

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服虔曰大會也

羽聞之令其將擊

而自引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

東

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

睢水上

師古曰睢音雖

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

師古曰殺入既

多填於睢水

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

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家亦已亡

不相得漢王道逢季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

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

遇楚軍

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音與酈食其同音異其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外較何所據依且荀悅

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乃及與之相遇而見拘執

羽常置軍中曰為質諸侯見漢敗皆

蘇林曰以姓名侯也音灼曰外戚表

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

蘇林曰以姓名侯也音灼曰外戚表

將兵居下邑

師古曰縣名也

漢王往從之稍

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

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

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

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

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一寸以下為罷瘠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末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索閒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音隔師古曰屬晉灼曰音册師古曰音求索之索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悉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前

巨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

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

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

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巨時祠之

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關中大飢米斛萬錢師古曰一斛直

萬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

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巨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

往豹不聽漢王巨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

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

少其幼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

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音徒何反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

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

萬人願巨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斬陳餘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闕反布戰

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教而其

手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呂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呂問

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

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

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呂開疏楚君臣師古曰開音居費反次下及開其音

亦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呂西者為漢亞父勸

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

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呂開出師古曰開出投

開隙私出若言開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

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聲

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驂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曰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

魏豹縱公守滎陽應劭曰縱公片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縱不之縱師古曰音干谷反羽見紀信問漢王

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

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

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顛君王

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也音秦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

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

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方分漢得休息

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

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

月彭越師古曰過雖水也雖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

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

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今遁走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

羽謂苛為我將巨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

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并殺

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音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影反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王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音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

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曰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

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

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

曰綰音曰繩結物之縮師古曰音烏板反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藁之屬也積音

音才喻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

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巨瓚曰挑戰隨燒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也師古曰歷及姚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

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郟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

各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郟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剽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滎兩城而相對各為廣武城在救倉西三室山

就上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

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

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漢王羽

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

罪也音所具友 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

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于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交穎

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已救趙還報李奇曰前受命於懷

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又彊殺

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為王罪

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

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

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

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曰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

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

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信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曰安眾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臥張

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曰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毋令楚乘勝漢王出

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

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

為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臬故塞

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臬縣首於木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

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

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

曰操持也音于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

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丘車馬北貉燕人來致臬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臬健也張晏曰臬勇

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

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項

及古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大
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巨西
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巨東為楚九月
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將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
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
分爲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請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
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帝紀第一上終

再川里圖

漢書一上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

破之漢王復入壁深澗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為

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巨北至穀城

皆曰王彭越師古曰唯音離從陳巨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傅讀曰附信家在楚其

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巨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戈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

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呂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

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也

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汶縣羽夜聞

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之雞鳴時歌也師

埋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呂兵大敗

灌嬰追斬羽東城音灼曰九江縣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

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呂魯公并羽於穀城師古曰即漢王

為發葬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

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

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應劭曰兒伯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

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應劭曰兒伯下令曰楚地

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眾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

楚王師古曰更改也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

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呂少擊眾數破楚軍其言魏故地王之號曰

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呂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今

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呂下如淳曰死罪之明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

離絕而異處也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

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

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

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呂安萬民功盛

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擬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

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

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

皆推高寡人將何呂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呂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

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

足呂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呂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能倖也師古曰倖者古而免

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呂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

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盧綰也與博士稷嗣

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

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尊王后曰皇后

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嬪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

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呂佐諸侯

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呂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呂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

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

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

中兵呂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緝應劭曰音文節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項羽廢

而弗立今呂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

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

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

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也音扶目反吏呂文法教

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呂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

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故大夫呂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曰上皆令食邑

臣贊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曰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復音方

又曰七大夫公乘曰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

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曰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曰有辨說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

甚亡謂也

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

與日秦民爵公大夫曰上令丞

與亢禮

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與日猶言往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

今吾於爵

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

且法曰有功勞行田宅

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

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如淳曰多日滿是也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

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

高爵稱吾意

師古曰稱謂也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曰重誦之

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現其音同耳

帝置酒維陽南宮上曰

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

通侯諸將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

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者見序列也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毋敢隱朕

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絲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

何高起王陵對曰

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贊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

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曰與之與天下

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不得先對也

陛下媢而侮人

師古曰媢易也讀與慢同

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

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曰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

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

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師古曰傑言禁然獨出也

此吾所曰取天

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曰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師古曰說服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

曰說讀

曰悅

曰悅

曰悅

曰悅

曰悅

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不來

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

卒二千人呂王禮葬焉成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呂問張良良因勸上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

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呂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實楚曰秦前襄王名楚故諱荆遂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

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進侯籍召師古曰籍召

利幾恐反師古曰昔召通侯而利幾自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人告楚王

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

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身居

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呂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

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

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

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持戟

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二

其呂下兵於諸侯警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

屋之上而備瓴水言其同

師古曰昔召通侯而利幾自

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

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

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

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二

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

下之勢易也建音寒蘇林曰誦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假反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

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

北有勃

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應劭曰齊得十

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與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按文攷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一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

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維陽赦韓信封為淮陰

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昔口反詔曰齊

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曰為諸侯師古曰為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

功及擇寬惠脩繁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呂故

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本會稽也章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師古曰鄆音章呂錫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為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郟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郟音談壬子呂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

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呂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

三縣立子肥為齊王呂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徒韓王信都晉

陽上巳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道上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見諸將往往耦語呂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呂天下為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呂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

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呂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

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讀曰促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

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已我亂天下法

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賜黃金五百斤夏

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

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銳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

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

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干奚反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臣也曼丘母丘木一姓也語有曼丘黃共立故趙後趙

利為王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

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

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山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使

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

喜奔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

有罪耐呂上請之應劭曰耐非不至於死完其形鬻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

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類旁毛也三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言曲侯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

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

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直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

故可因已就宮室

師古曰就成也

且夫天子已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已重

威且亡令後世有已加也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

宮已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

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轄

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

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櫬

服虔曰櫬音

棺也今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

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櫬致其死所為櫬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櫬積至縣更給衣及

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師古曰至京師

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

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師古曰復音方曰反

上毋得冠劉氏冠

文穎曰即竹皮冠也

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刺操兵乘

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

卮

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

始大人常已臣亡賴

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服虔曰力勤力也

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

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

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

紆音竹劉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

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

卮

始大人常已臣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

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

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

寅前有罪殊死呂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

類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

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嫗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

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嫗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也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月也又漢儀注先嫗已葬陳留小黃師

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穢不足采也秋七月

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

陽囚死罪呂下臣贊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

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呂相國守代令乃與王黃等

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上離之而來也

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

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上

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

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濞汗也豎子能為將乎四

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呂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

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呂羽

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微名也其有急事則加

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呂慰趙子弟皆曰善

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

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乃多呂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

與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

曲逆

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

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

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

漢將軍郭

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人定代地

師古曰道由太原也

至馬邑

馬邑不下攻殘之

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

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

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

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師古曰

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

之遠數有胡寇難

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

代之雲中呂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

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

子恒賢知溫良請立呂為代王都晉陽

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

師古曰意其欲省賦斂也

今獻未有程

多賦呂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

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

令諸侯

王通侯常呂十月朝獻及郡各呂其口數率

師古曰率計也

人歲六十三

呂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

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

呂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

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

鄼侯下諸侯王

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

又南陽鄼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縣有鄼城城西見有蕭河廟彼土又有築水築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鄼曰贊治然則沛鄼亦有贊音鄼鄼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嚴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

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

其有意稱

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

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癡病勿遣

師古曰癡病也音隆

三月梁王彭越謀

反夷三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

詔曰擇可已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

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應劭曰太上皇

思上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

五月詔曰粵人之俗

奸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

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燭梁地以為桂林象郡南海

郡故曰三郡

使與自粵雜處

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

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

長治之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作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治而治理之也

甚有文理中

縣人曰故不耗減

師古曰耗拍也音大到反

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

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

師古曰即就也

它稽首稱臣六月令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

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薛公言布形勢上

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

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

應劭曰材

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

為皇太子

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

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已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呂

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岳

孟康曰音會保邑名屬沛國新縣蘇林曰岳音悉晉灼曰斬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岳

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曰助行酒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

人教之歌酒酣

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

上擊筑

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

師古曰和音胡臥反

上乃起舞忼慨傷懷

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概音口代反

泣數

行下

師古曰泣目中淚也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

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

吾雖都關中

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呂沛為朕湯沐邑

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目反與讀曰豫

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師古曰言日樂飲也樂音來各反

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

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

上畱止張飲三日

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反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

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

師古曰極至也至人心之不忘也

吾特呂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

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

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

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

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

沛侯濞重厚

服虔曰濞音涉濞師古曰音普謚反

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

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

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

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然天下同姓

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呂大牢

師古曰昭王之子

魏安釐王

傷諡及福祿字例多為釐

齊愍王

師古曰宣王之

趙悼襄王

師古曰孝成王之子

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

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

師古曰亡忌即

信陵君也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師古曰復音方日反與讀曰豫

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

師古曰之往也

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

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與

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呂為亡有故使人

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呂

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呂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三月詔曰吾

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

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

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

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龐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

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

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

共伐誅之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音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

可治於是上媢罵之曰吾呂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

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字後人所加耳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魏相侯師古曰瓚說也扁音步曲反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

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呂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盧綰與數千人居

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已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

長樂宮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

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

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

北面為臣心常鞅鞅

師古曰族謂族

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

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

臣故不

發喪人或聞臣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

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

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臣文關中

讀曰嚮還嚮猶言反嚮內嚮也

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

文穎曰躋猶趨也如淳曰躋音如今作樂躋行之躋

晉灼曰許慎云躋舉足小高也音矯師古曰晉說是也

審食其入言之乃曰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

丙寅葬長陵

臣贊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

已下

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

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

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

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

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

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

與功臣剖符作誓

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乃滅絕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

如淳曰金匱猶金漆也師

古曰以金漆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

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鄧展曰若畫工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眾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

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自再

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

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

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

范氏其後也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自上為陶唐氏

師古曰晉司空士為之孫十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在商為不韋氏

師古曰不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

在周為唐杜氏

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

晉士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

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

魯文公世

杜縣也

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後歸于

秦師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後歸于

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呼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劉向

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文類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疆盛交相攻伐

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都于豐故周市說

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曰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

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師古曰涉猶人也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

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祀博求神靈之意也文類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夏庶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世祠天地綴之曰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

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

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大統也臣贊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

高帝紀第一下師古曰瓚說得之漢書一

惠帝紀第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書二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連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曰下皆稱孝也臣下曰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

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

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卽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

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

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宦官

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關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

有諸尚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騎也師古曰

太子御駿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一級師古曰武

賜給喪事者一千石錢二萬六百石曰上萬五百

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今為騎因謂騶騎耳賜給喪事者一千石錢二萬六百石曰上萬五百

石二百石曰下至佐史五千

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善佐也師曰自五百石曰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

者審備其等也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

服虔曰斥上墾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家墾故曰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一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

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二千石

二十金六百石曰上六金五百石曰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

五稅一

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爵

五大夫吏六百石曰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

繫文類曰言皇帝者曰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刑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皇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古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開寺也盜械者凡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貢之臣相稱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上造曰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

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耳聞之也今曰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條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釋米使正

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習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鞞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曰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民

年七十曰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謂七十

呂上及不滿十歲曰下皆完之也勳音他計反又曰吏所曰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曰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曰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

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

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令郡諸侯王立高

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曰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人三十是繼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曰贖罪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曰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

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呂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呂子為魯王自立敖子偃為王呂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無人之家乙亥夕而不見隴西

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鄭氏曰城一而故速罷 呂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闐越君搖為東

海王

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廩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宮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廟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丙子織室災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

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巳丑相國參薨

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

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令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

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噲也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

蝕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師古曰既盡也九月辛

丑葬安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

師古曰贊薦厚也

叔孫通之諫則懼然

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懼懼然失守貌音居具反

納曹相國之對而心

說

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

師古曰謂殺趙王戮

戚夫人因曰憂疾不聽政而崩 悲夫

惠帝紀第一終

西川世圖氏書

高后紀第三

漢書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始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

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淄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城侯釋之

惠帝即位

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

人子名之呂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其機故稱制也

大赦天下迺立兄子

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

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臯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幾

及三族過誤之語曰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

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

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

夏五月丙申趙王

宮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

感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呂孝惠子侯音灼曰漢注各長章昭曰今陳雷郡

不疑為恒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弘為襄城

侯朝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

地為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對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

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呂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呂定

朝位

師古曰呂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

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

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

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

師古曰穎陰侯臣嬰

師古曰安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列侯幸得賜餐錢

奉邑

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滄邑中更名煎錢如今長史長奉自復是為滄錢滄小食也師古曰餐滄同字且音于安反滄所謂

是為滄錢滄小食也師古曰餐滄同字且音于安反滄所謂陛下加惠呂功次定朝

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古曰羌道屬隴西郡

武都道山崩

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

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日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呂其大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

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師古曰水所漂沒也

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別宣皇后脫簪

班固曰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巷本謂宮中之長巷也

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上有驩心呂使百姓百姓欣然呂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

天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宜安宗廟

社稷其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音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

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蒞即不疑也呂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之書以呂為止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章昭曰生曰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

是臣何謂其不稽古乎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

應劭曰長陵高廟殿六尊之故增其令秩也

月城長陵

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

匈奴

奴寇狄道攻阿陽

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

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

死于邸巳丑晦日有蝕之既呂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

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

妃也武哀侯

張晏曰高帝兄伯也

宣夫人高皇帝兒姊也

如淳曰皆追諡

號諡不稱其議

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

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

沙遣隆慮侯寵將兵擊之

應劭曰寵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

孟康曰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宣贊受事權嬰為中謁者後常曰關人焉之謂官也

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關耳其有加賜者與之關內

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關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

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

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

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自知背高皇帝約

師古曰非劉氏而王有功而侯

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呂祿女為婦知其謀迺使人告

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呂誅諸呂齊王

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

太尉勃與丞相平謀

呂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

商令寄給說祿

師古曰給說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

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呂為宜今太

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呂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

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呂為不便計

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

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

呂頹張晏曰頹音須頹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

陽侯甯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甯音參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音貴之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呂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平陽

侯甯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廼令持

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許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

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軍皆左

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

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徨平陽侯馳語太

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師古曰誦音裴廼謂朱虛侯章曰急入

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人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見產廷中

日舖時遂擊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

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

師古曰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人長樂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

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管殺呂頹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呂為少帝

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

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

拱已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制宮中小門音他易反而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一終

漢書三

漢書三

文帝紀第四

漢書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漢官儀

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竝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眾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眾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

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

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

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與志也屬意特畏高帝呂太后

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疑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旁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類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

耳涉之呂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呂觀其變中尉宋昌進

及古爾

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竝起人人自呂為得之者

呂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

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呂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呂一節入北軍

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呂滅之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

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呂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絲文也占謂其絲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啟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故也師古曰絲音史救反本作縞縞音也謂讀

詞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

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呂迎立王

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

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呂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

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

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

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

音丁禮反他皆類此閏月巳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

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

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

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

伯妻羹頤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也

項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郃陽侯子以子濞為王追諡為項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項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諡為傾者漢書例作頃

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

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不足

曰稱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卒反其下皆同

願請楚王計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

寡人弗敢當羣臣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而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

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曰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

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忽

師古曰忽忽忘也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

室將相王列侯曰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曰

師古曰各依職位

次侍

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東牟侯典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

常

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倣此

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

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

脯五日

服虔曰脯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脯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

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呂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

前漢四

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嬰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

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

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

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爲早晚字也所曰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

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愿音隘愿滿也師古曰愿快也今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晉灼曰嬪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

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其安之猶徐也言

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閔猶史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

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曰陪朕文類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曰陪朕之不能終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位於子人其曰

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曰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

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嗣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

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

高帝設之曰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

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文類曰景帝名敦厚慈

仁請建曰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

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

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

曰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服虔曰沾音反沾之沾孟康曰沾音

屋檐之檐如停曰貼近邊欲墮師古曰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

之意師古曰呂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師古曰又曰老者非帛

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師古曰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又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呂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

者或呂陳粟師古曰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豈稱養老之

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年八十已上

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

三斤師古曰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若者豫及

不滿九十師古曰尚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

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

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

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决曰潰上湧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

夷遠近驪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

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

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

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

戶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是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

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呂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

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絲教訓其民師古曰絲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

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君養治之人主

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乃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適見于天

師古曰適讀曰謫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

災孰大焉

師古曰災莫大於此

朕獲保宗廟

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

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累三光之明

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

師古曰令謂此詔書

及知見之所不及

已啟告朕

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陶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

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

師古曰臣正也連及也

因各敕已職任務省

繇費已便民

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及繇讀曰徭

朕既不能遠德故惘然念外人之有非

又飭兵厚衛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勅同

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

餘皆已給傳置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

春正月丁

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纒足充事而已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藉藉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于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

朕親率耕已給宗廟粢盛

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

民譴作縣官及貸

種食未入人未備者皆赦之

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

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

為趙王遂弟辟彊

師古曰辟彊言辟御彊梁者亦稱辟兵辟非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闕彊讀曰疆闕彊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

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

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祭王五月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旗下言之

誹謗之

木

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所已通治道而來諫者

前漢四

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

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詆與妖同

是使眾

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呂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民或祝詛上臣相約而後相謾

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

呂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呂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師古曰抵觸也

也朕甚不取自今呂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生不遂有人喪故不遂其生

朕憂其然故今

茲親率羣臣農呂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前

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遂率列侯之國遂

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賴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

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

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

上幸甘泉

師古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

奴

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

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

酒

師古曰里別率賜之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

王與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呂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

臣贊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一姓

將四將軍十萬眾

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

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

師古曰誑亦誤也

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與王與居去來者亦

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與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

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

音方目反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

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

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弗徇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

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民放鑄也更造四銖錢帝以五分

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師古

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不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

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

宮東闕罌罌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罌罌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罌罌獨災也師古曰罌罌謂連闕曲閣也以罌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罌然一曰屏也罌音淫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彗彗長三星

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星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

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

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待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

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

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

兩行書經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檄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檄或用經帛檄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檄音啓詔曰道民之

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檄或用經帛檄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檄音啓

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檄或用經帛檄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檄音啓

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檄或用經帛檄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檄音啓

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檄或用經帛檄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檄音啓

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開開也歲一

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

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五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莠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

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省視也將何已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

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

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

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已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

已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

呂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道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已供粢盛皇后親桑

呂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今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

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

大焉今塵身從事晉灼曰塵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已異也

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

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卬臣表云餅侯孫軍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

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也賜吏卒自欲征匈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知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已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爰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奴走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已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

臣不敏不明

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師古曰媿古愧字

其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

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禧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

臣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預

是重吾不德也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成紀隴西縣

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

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類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

語在郊祀志夏四

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臣

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

策之傳納臣言

師古曰傳請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

語在鼂錯傳

師古曰錯音于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

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

五月

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

垣平詐令人獻之

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月中以爲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也

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

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二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數

年比不登

師古曰比猶頻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

乃天道有不

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臣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

而計民未加益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

臣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臣害農者蕃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

為酒醪臣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

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已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蘇林曰棧音城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六月代王參薨匈奴

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天四荒之

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夫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入不能諭其內志呂重

吾不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已自寧今朕夙

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但音丁曷反未嘗一

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師古曰徹亦俱還故徹如結也呂諭朕志於

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蠟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反還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

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師古曰借亦俱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已全天下

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也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

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呂中大夫令免為車

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

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師古

曰句音章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

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張辯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

渭北孟康曰說是在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

比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呂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螻蝻蝗音胡光反蝗音鍾令

諸侯無入貢施山澤師古曰施解也解而不禁與眾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負發倉庾應劭

曰水漕倉曰廣胡公曰
在邑曰倉在野曰廩

呂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
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

遺詔曰朕聞

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師古曰始
生者曰萌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

然奚可甚哀

師古曰
奚何也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呂破業重服呂

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呂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

師古曰
呂

臨

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
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

呂罹寒暑之數

師古曰罹
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

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呂重吾不德

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

謂天下何朕獲保

宗廟呂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

師古曰眇眇
猶言細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賴

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
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四方之內耳

靡有兵革

曰靡
無也

朕既不敏常與過行呂羞先帝之遺德

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
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惟年

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呂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

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
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續曰朕嘉朕於反帝自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
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

出臨三日皆釋服

師古曰令謂
此詔文也

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

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伏臘曰踐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跳也晉灼
曰漢語作跳踐徒跳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

姪帶無過

三寸無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
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無發民哭臨宮殿

中殿中當臨者皆呂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

得擅哭臨呂下

師古曰為下棺也
音義與高紀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

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禱
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

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
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

它不在令中者皆呂此令比類從事

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
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
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歸夫人呂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

師古曰典屯
軍以備非常

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如淳
曰主

穿壤實瘞事也師古曰穿壤出土下棺也已而實

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

二又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

師古曰卽賜諸侯王呂下至孝悌

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師古曰卽賜諸侯王呂下至孝悌

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

不便輒弛呂利民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呂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

器不得呂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

貴佗兄弟呂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

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呂几杖羣臣爰

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更加賞賜呂媿其心專務呂德化民是呂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致刑措

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

烏呼仁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孝', '德', '化', '民', '是', '呂', '海', '內', '殷', '富', '興', '於', '禮', '義', '斷', '獄', '數', '百', '幾', '致', '刑', '措']

萬五千人咸郡守復十萬將軍武
 夕日金錢帛各百數乙巳葬廟
 帝曰孝文皇帝甲乙二十三年宮室苑囿事備
 不更輒也呂利民
 金中八上家之產也
 身衣也弟
 真大人衣不曳也唯長無文
 器不得曰金銀銅湯
 更賦賞賜自其其心專務自
 其心專務自
 其心專務自

景帝紀第五

漢書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

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

者所曰明功也高廟耐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曰發德也舞

讓醇酒也味厚故以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于戚文始舞

薦宗廟耐音直救反

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蘇林曰刑不及妻子

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獨曰遂羣生

師古曰遂成也達也

減老君欲不受獻

師古曰嗜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

師古曰遂成也達也

減老君欲不受獻

師古曰嗜

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

師古曰嗜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村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等也音牟靡不獲福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師古曰昭明也昭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

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師古曰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昭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

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

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

子安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

朝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祠天子凡臨祭朝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

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

痛之郡國或磽陘無所農桑師古曰磽謂磽确瘠薄也陘謂褊隘也穀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磽音苦交反陘音狹穀古繫

字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

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

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頌曰姓敏諱青翟臣贊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

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

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

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憤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劭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

相中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

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

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

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

者言從士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師古曰畀與也也師古曰臧與捕也受之臧與捕也音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更為異制也傅讀曰附解在高紀

春二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

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

太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

師古曰係音胡計反秋與匈奴和親

二年冬十一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

名嘉子恢說不孝謀反欲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

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

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

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闡其義兩通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

軍實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昆錯晉書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昆古朝字二月

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

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皆自殺夏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誣誤吏民吏

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

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敖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敖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

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

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一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叛及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

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

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

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

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

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從其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論誅策應劭曰

曰皇帝延諸侯王賓上諸侯皆屬人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論及哀策誄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論誄策如淳曰凡言除者除

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諭官故以此各之臣瓚曰大行人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人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人故

事之尊者道大鴻臚而輕者道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賜賜應劭曰衣服曰襚謂飲食也車馬曰視

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挽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曰挽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挽音晚何

奴入燕吹竽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者棄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象素之也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謂改其號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

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得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

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逝云凡立五十二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林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

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心死
不書又不言崩解為謬
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

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棄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綰奏

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結簡結也馬十歲齒下平夏蝗秋赦

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

如說是腐音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已

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尊卑也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

令度量所已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

法令已貨賂為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苛為察已刻為明令亡罪

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茲法為暴甚亡謂也

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反讞手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

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二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

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

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中反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

不吏服出入闕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

屏風也師古曰朱其次乃備其左轍以簾為之或用華如淳曰轎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轎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蔽樂盈即是有郭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轎音南元反轍音方遠反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

入闕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

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

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廼詔有司

減笞法定筆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筆音止樂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上郡取苑馬

馬處為苑

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請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嬖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

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

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

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夏大酺五日民得酤

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春匈奴入鴈門太守

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鴈門春曰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

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飲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

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方承屬綵是也組者今綵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

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

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

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日備災

害師古曰畜彊毋攘弱眾毋暴寡師古曰攘取老者曰壽終幼孤得遂長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

吏曰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

也師古曰縣丞長吏也劾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劾法因

亂者丞相已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

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

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日上乃得

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通得為吏十

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

類此

前漢五

五

得官... 三年春正月... 民寡也... 取... 身... 四... 凡... 北... 晉... 開至... 風... 吳... 景美矣

武帝紀第六

漢書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強敵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

視少上造

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

正月景帝崩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小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

甲子太子即皇

帝位尊皇太后寶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

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蘇林曰蚡音駮鼠之駮師古曰蚡亦駮鼠子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

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

師古曰衛綰也

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

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號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為

關東從長張儀為秦昭王相為衡說呂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為法賞不失刑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音子答反

亂國政請

皆罷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漢書卷之四十四

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行三銖錢

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

夏四月已

已詔曰古之立教鄉里臣齒朝廷臣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

於鄉里先者艾奉高年古之道也

師古曰六十曰者五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

自竭盡臣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臣孝心闕焉朕甚哀之

民年九十臣上已有受鬻法

師古曰給米粟臣為廢鬻鬻音之六反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申也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河海潤

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

孟康曰為農祈也於此造之歲臣為常故曰為歲事也師古曰歲臣為常是也總致

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

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

議立明堂遣使者安

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

臧皆下獄自殺

丞相

嬰太尉蚡免

夜出初置茂陵邑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

賜徙茂陵者戶

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

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

稽兵浮海救之未至聞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夏四月平原君

薨

服虔曰王上后之母武帝然祖母

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

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且就便安也爾若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且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建章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臣三星見故為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操有廉厲者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

鴈門六月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使宗室復舊扶目反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

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一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象而畫之犯宮者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曰墨黥其面也剔截其鼻也擯去膝蓋骨也當罰其陰也屏草屨也剔音牛黃反字或作剔其音同耳擯音頻忍反屏音扶味反日月

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音丁故反

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脊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脊謂此北發渠搜服虔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北舉北呂南為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此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贊說近是氏羌徠服

師古曰徠古往來之字也氏音丁奚反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

河洛出圖書鳴虍何施而臻此與師古曰虍讀曰呼嗚呼歎辭也臻至也今朕獲奉宗廟夙

興呂求夜寐呂思師古曰夙興早起也夜寐夜久方寐也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倚與偉與師古曰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師古曰三王夏殷周朕之不敏不能遠德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此子大

夫之所睹聞也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睹古觀字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

體受策察問咸呂書對著之於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呂

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

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嫚與慢同

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

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

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

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師古曰首為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輜重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

師古曰頓丘丘名因戶為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

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

水所汎及凡十六郡界也汜音敷劍反

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戶冠名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

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具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於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泮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決河起

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尚書韓枝龍淵劍孟說是也泮音千內反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

師古曰呂黨灌夫也

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夏

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

門阻險

師古曰所呂為固用止匈奴之寇

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

蠱者皆梟首八月螟

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

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為計偕闕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

六年冬初算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春穿漕渠通渭

如淳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

匈奴入

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

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

應劭曰匈奴單于祭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

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

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為龍城

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

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而用兵言師不踰時也入或作人因則治兵入則振旅素練其衆不虧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

爲害而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棄軍而奔北也輯與集同

代郡將軍敖鴈門將

軍廣所任不肖

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

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

吏犯禁

文類曰少吏小吏也

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

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

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嫁

反也皆類此

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竝行非仁聖之心朕閱衆庶陷害欲

其赦鴈

刷恥改行

師古曰刷除也音所劣反

復奉正議厥路亡繇

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復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

其赦鴈

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師古曰循從也由也

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

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

應劭曰朔蘇也孟轲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爲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

冬十一月

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

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

師古曰本仁祖義謂仁義爲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師古曰五帝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繇讀與由同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

師古曰天地四

旅耆老復孝敬

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反

選豪俊講文學

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師古曰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

休聖緒

休聖緒

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

厥有我師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

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

師古曰闔閉也總郡之中故云闔郡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

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達於天子也雅讀曰雅

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

師古曰謂郡之守尉縣之令長

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師古曰燭照也元元善意

厲蒸庶

師古曰蒸衆也

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

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

服虔曰適得其人

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

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

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曰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

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弓車服弓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

地三而黜爵地畢矣李奇曰爵地俱削盡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棄逐之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

所已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已化

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臣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報國不察廉

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

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

不暢茂師古曰暢通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應劭曰黃帝堯舜祖述伏羲神農結網耒耜日中為市交易之業因其所利變而

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解倦也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九人君當陽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

不天道者知言之數也臣贊曰先王創制易教已救流弊也是曰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已鑒

新師古曰追觀舊跡以知新政而為鑒戒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

年已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通亡也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通音布胡反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

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

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葦君南閭等服虔曰穢伯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葦古穢字師

古曰南閭者葦君之名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儿杖毋朝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春正月

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文穎曰慈愛也願已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

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

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

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一日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西至符離師古曰皋北塞名也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

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已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已防姦也內長文所已見

愛也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

百姓之未洽

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

師古曰解讀曰解

其赦天下夏匈

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

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

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巨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巨風

化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師古曰詳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正也

其令禮官勸學講

議洽聞舉遺典禮曰為天下先

崇鄉黨之化巨厲賢材焉

師古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巨獎厲賢材之人

丞相弘請為博士

置弟子員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

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

將軍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巨贊曰沙上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贊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曠耳李陵歌曰徑萬里

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投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

贖為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

而建德一也

師古曰復因也音扶日反繇讀與由同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

臣贊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

而哀公曰論臣

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

景公曰節用

于答曰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

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

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不同所急異務不得不然

今中國一統而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

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

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

應劭曰言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為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

言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為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

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

為置官級也地音賜反今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呂寵戰士

元符元年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符也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

數萬人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

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等爵民為父後者一級詔曰朕聞

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蓋君者

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憺怛師古曰憺痛也怛悼也憺音干感反怛音丁曷反日者淮南衡山

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服虔曰怵音喬應劭曰狂快也如淳曰怵音休怵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怵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怵又非也怵或體諫字耳諫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諷諫而說者或改為誅導之誅蓋穿鑿也

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慘慘憂戚之貌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耗孤寡

鰥獨師古曰鰥古髦字八十四髦髦老稱也一曰鰥不明之貌或賈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

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至也行音下更反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者宣詔書之文賜縣三老孝

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曰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縣鄉即賜母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

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驃騎將軍

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應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

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臯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應說並失之慶音烏曹反

南越獻馴象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師古曰馴音巡謂擾也應說非也能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

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師古曰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

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

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

昭呂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

縣者呂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

前漢六

前漢六

前漢六

前漢六

前漢六

前漢六

前漢六

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

二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師古曰昆音下

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

故曰音備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屬國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

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

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

貧民者已名聞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謁吏穿昆明

池如淳曰食貨志曰舊吏弄法故論使穿池更發有貴者為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二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已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謁吏更有罪者罰而役之滇音顯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

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已

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呂白鹿皮為幣朝覲臣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見食貨志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呂賈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茂陵書諸賈人未作貴貨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取利者雖無市籍各已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此緡錢是儲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吏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說為是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將

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

人師古曰踵接也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廼還鄧展曰音

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廼還師古曰登山祭

廣自殺食其贖死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而西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剄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靖地天下馬少平杜

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賈平杜馬賈欲使人競畜馬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

將軍此紀為誤也師古曰傳寫者誤呂右為後食其音異基

紀事巨彰漢功

天梁土為封刻石

之

頭

師古曰

昆音下

師古曰

師古曰

邊師古曰猗狡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巨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巨下至乘從者帛

晉灼曰乘騎諸從者也師古曰流俗書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

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初作

詰服虔曰詰救王如尚書諸詰也李斐曰今救封拜詰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六月詔曰日者有司巨幣輕多姦

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為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師古曰末謂工商也又禁巨并之塗

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文穎曰兼并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說是故改幣巨

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巨檢約姦邪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師古曰稽考也音工奚反廢期有月應

曰禁半兩錢及餘幣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如淳曰期音暮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暮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而山澤之民未諭師古曰未諭者未曉告

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巨導之未明與師古曰與讀

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處吏因乘執巨侵蒸庶邪孟康曰處固也橋稱上命巨貨何紛然

賄用為固尚書曰愆攘矯虔章昭曰凡稱詐為矯強取為處左傳曰處劉我邊垂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處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蒸衆也

其擾也師古曰擾煩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循大也行音下更反存問鰥

寡廢疾無巨自振業者貸與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諭三老孝弟巨為民師舉

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如淳曰蔡邕云天子巨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

師或出巡符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為行在所也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

者之任也李奇曰設士有殊才與行當特招者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師古曰無位不

也失職失其常業也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闢也治苛為政尚細刻郡國有所巨

為便者上丞相御史巨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濟東

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

死師古曰莊青翟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巨香相為之今書字皆作相服說非三月大雨雪師古

曰兩音千具反夏大水關東餓死者巨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

難師古曰遠近如一為仁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

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

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師古曰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師古曰抵至也吏民

有振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音下更反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

新安去弘徙東關呂故關為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呂其半與之孟康曰有

民得告言呂半與之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師古曰雨關東郡國十餘飢

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敦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夏陽

東幸汾陰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雁上

蘇林曰雁音誰如淳曰雁者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雁之上

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雁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雁者呂其形高起如人尻

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郊音與葵同彼鄉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

祭地冀州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

周室邈而無祀師古曰邈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

君臣贊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嗣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勤紀年勤朝于魏後惠

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三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為

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為鄭公建武十三年此子南為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呂為周

後故總言周子南君贊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目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呂奉

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

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

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轉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轉

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室曲之室師古曰渥音握注音於佳反

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應劭曰隴隴低坂也師古曰登空同應

即今之隴山低音了禮反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

天子親郊見師古曰祠太一朝日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臣朝夕月臣

也見音胡電反朝日夕月夕臣贊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

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

朝朝日秋莫夕月蓋常禮也郊秦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 詔曰朕曰眇身託于王侯

之上師古曰眇細末也 德未能綏民師古曰綏安也 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曰祈豐年

冀州雕壤迺顯文鼎獲祭於廟師古曰得鼎祠旁祠在雕上故云雕壤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 渥洼水出

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曰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 望見泰一修

天文禮文類曰禮祭也晉灼曰禮古禱字也臣贊曰此年初祭太時於甘泉此祭天於文禮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修天文禮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朝日夕月即天文禮之謂也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

王者齊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 朕甚念年歲未咸登師古曰登謂百穀成也讀與救同 飭躬齋戒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救同

丁酉拜況于郊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二日也故詔引易文 夏四月南越王相呂

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

墓鬪師古曰鼃蝦也似蝦蟆而長脚其色青音下蝦反蝦音遐墓音麻鬪音莫幸反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

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鄭氏曰滇音權孟康曰滇音貞蘇林曰滇歸音謹桂之聲師古曰蘇音是也音丈庚反

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

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贊曰瀨瀨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瀨伍丁齊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 皆將罪人

江淮呂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應劭曰亦越人也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

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知淳曰音番禺尉佗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 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

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服虔曰因八月獻耐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

乘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贖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列侯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為丞相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耐三重釀醇酒也音丈救反

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

圍枹罕師古曰枹音缺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 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

遣將軍李息郎中令一自為征西羌平之行東將幸緱氏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

侯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聞南越破呂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師古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得呂嘉首呂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

征西南夷平之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地呂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

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

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崖言味若崖矣儋耳之云鑊其類皮上連耳臣分為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贊曰茂陵書珠崖郡治暉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

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音審定西南夷呂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孟

曰巂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峯都也臣贊曰茂陵書沈黎治峯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二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嶓山本冉駹是也秋東越

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師

曰說讀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浞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

臣贊曰浞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浞音子闕反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臣贊曰匈奴水名

千里見匈奴傳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廼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

煌郡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徙民呂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

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

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

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

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

能亟來臣服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讐焉師古曰讐失氣

也音之涉反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廼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

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文穎曰高高也獲駮庶見夏

后啓母石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為石文穎曰在高高山下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

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高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翌日親登嵩

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高應劭曰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如淳曰漢儀注御史

高應劭曰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如淳曰漢儀注御史

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為乘曹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登禮罔不答

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是也乘音食證反禁無伐

其草木曰山下戶二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獨給祠

復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馬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續也立石三丈一尺其

辭曰事天曰禮立身曰義事親曰孝育民曰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

無極人民番息天祿永得尚玄酒而相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上示增廣比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則有降坐明堂臣贊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此古時詔曰朕

故用事八神文類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大壇西南開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

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曰十月為元封

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鄭氏曰蛇音移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今年算師古曰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毋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文類曰在遼西紫縣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

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齊

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

山至瓠子臨決河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命從臣將軍呂下

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

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應劭曰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者老不
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

朕弘休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
臨不巨下房為幽側而隔異之賜巨此芝是大美也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

戶牛酒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呂來祭天圓丘處也武帝常呂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宮側者耳賜不徧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子之都也

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
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又遣將軍郭昌

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巨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
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

漢後改各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
右渠朝鮮

鮮王巨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師古曰玄菟書臨屯郡治東臨縣去長安
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浪
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臚音八支反雲音百文甲反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

庶民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師古曰棄市殺之
於市也解在景紀秋七月膠西王端薨

武都氏人反分徙酒泉郡師古曰
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
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
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
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者或取
安定回中為名耳非今所通道也遂北出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
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
名也鳴澤澤名

也皆在涿郡道縣北界也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

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
燭謂照也讀如本字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
古曰

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巨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

租賦師古曰楊氏
河東聚邑名夏大旱民多暵死如淳曰暵音謁師
古曰中熱而死也秋巨匈奴弱可遂臣

服迺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

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按地里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
縣名也章昭曰在南郡師古曰章說是也望祀虞

舜于九疑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說是也疑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登瀛天柱山應劭曰瀛音若瀛南嶽霍山在瀛瀛縣名屬廬江文穎曰
相似故云九疑山
天柱山在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

登瀛天柱山

天柱山在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相似故云九疑山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

登瀛天柱山

天柱山在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相似故云九疑山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

登瀛天柱山

是白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

人能吞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舳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薄樅陽而出師古曰樅音千松反

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竝海師古曰竝讀曰傍

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

呂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夏四月詔曰朕

巡荆揚輯江淮物如淳曰輯合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會大海氣鄭氏曰會合海

合泰山師古曰集江淮之神會大海之氣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師古曰見其赦

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

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古曰漢書儀云初分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師古曰蹏蹏也奔走也奔蹏者乘士

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師古曰負俗謂被世譏論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

字本作嬰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自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跡弛之士如淳曰跡拓也弛廢也上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見跡

度也跡音上各反弛音式爾反亦在御之而已師古曰在人在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師古曰絕遠之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顧曰在河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黃金

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故神為出珍物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呂下賜

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

軍郭昌將呂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伏儼曰山名在秦山下

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高里或呼為下里者也字則為蓬蒿之高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

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況其餘乎今流

俗書本此高字有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師古曰

作蒿者妄加增耳

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

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夏五月正曆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宋正曆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師古曰杆音羽俱反築塞外

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發天下謫

民西征大宛師古曰庶人之有罪謫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師古曰石慶也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

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曰腰音樓漢儀注立秋龜腰伏儼曰腰音劉劉敬也蘇林曰腰祭名也龜虎屬常以立秋日祭夏四月詔曰朕用

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還以祭宗廟故有臘祭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龜劉腰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孟反

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其赦汾陰安邑

殊死臣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師古曰籍者總人籍錄而取之秋蝗遣浚稽將軍

趙破奴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一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

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師古曰兒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闕應劭曰石闕山在泰山下趾南

方方十言仙人闕也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闕陽縣北出石門即得所築城師古

音固西北至盧朐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名師古曰張說是也胸音助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師古

悅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

壞光祿諸亭障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收也師古曰漢制毋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又

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

轉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蹶堅利

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臣給關

吏卒食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頗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春

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春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

使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踰後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後者也李奇曰搜

索正燕也師古曰時至燕未起瓚說是也踰後者踰法度而奢侈也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

右賢王戰于天山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尚然斬首虜

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

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

者文頴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啓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八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大搜臣瓚曰

姦人也晉灼曰搜水渠黎六國使使來獻泰山琅邪羣盜徐敦

等阻山攻城師古曰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

衣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建持之古為威也分音扶問反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

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榷酒酤如淳曰榷音較應劭曰榷官自酤榷賣酒小民

不復得酤也幸昭曰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榷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出已得有若渡水之榷

因立名焉韋說如音是也酤音工護反約音酌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

常山瘞玄玉鄧展曰瘞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

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遠留良懷者要斬懷音如祿反師古曰又音乃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

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

將軍韓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

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

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髡為昌邑王孟康曰髡音博音灼秋九月令死

曰許慎曰為肩髡字

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湯祿天下與民更始故曰冠元春正月因杆將軍赦有罪要斬徙郡國吏

民豪桀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為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桀也鈎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

登隴首獲白麟巨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宜

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蹠巨協瑞焉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蹠也古有

駁馬名要夷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裏蹠是則舊金雖巨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念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鑄為麟是馬蹠之形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蹠金其精好而形制均妙衷音奴了反

因巨坑賜諸侯王秋旱九月暴死

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

北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

乘不夜縣斗入海邪祀志作盛山其音同登之罘晉灼曰地理志東萊縣有之罘山祠師古曰罘音浮睡音直瑞反浮大海山稱萬歲冬

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己配上帝因受計癸

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禮石闕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各因己為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僊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鄉

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嚮祠坐而拜也漢注云神並見目白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坐音才臥反作交門之歌夏五月

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人邑與邑中

蛇羣鬪孝文廟下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也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

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冬

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文穎曰簡車馬設車實也臣瓚曰搜謂索人也上

林苑周回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

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

十

十七

一日廼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邑公

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曰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皆坐巫蠱死夏行

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師古曰即上游擊將軍韓說也掘蠱太子宮

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師古曰

音丘勿反又音其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師古曰謂逃匿也皇后自殺初置城門

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曰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

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號州闕鄉湖

城一縣皆其地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為平王匈奴入上谷五原

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雨都尉三

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

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師古曰音峻雞與虜戰多

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

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氂亦

坐與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師古曰倩音于見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二者石

之聲聞四百里二月上耕于鉅定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國縣也管灼曰按地理志應說是還幸泰山

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禋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

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薨薨二月

詔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臣不羅罔

靡所獲獻如淳曰賦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獲也薦于泰畤光景竝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

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

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

奉車都尉霍光駙都尉上官桀討之師古曰磾音丁奚反秋七月地震往往涌

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蓋屋五柞宮

晉灼曰蓋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

各弗曰二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入殯于未央宮前殿

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

經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

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佗皆類此協音律作詩樂建封

禋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

之風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斯民雖

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